

連雅堂別傳

(本文插圖刊第46頁)

●林光灝

秉性聰穎過眼成誦

連雅堂原名允斌，後改名橫，字武公。少年時自號葛陶，後改雅堂，晚年又號劍花。一八七八年光緒四年正月十六日亥時，生於臺灣府寧南坊馬兵營（今臺南市府前路臺南地方法院檢察處附近），是連永昌第四子。祖籍福建省漳州府龍溪縣，七世祖連興位於清康熙年間渡臺，定居於臺灣府臺灣縣明鄭舊營地；日本佔據臺灣後，在臺南建築法院，強迫居民遷移，雅堂家園遭受摧毀，從此家族四散。雅堂有過故居詩紀其事云：

「海上燕雲涕淚多，劫灰零亂感如何？馬兵營外蕭蕭柳，細雨斜陽不忍過。」（見「寧南詩草」）

雅堂幼聰穎，讀書過目不忘，極獲嚴親鍾愛。據家傳：『少受庭訓，長而好學，秉性聰穎，過眼成誦，先祖父痛愛之，嘗購臺灣府志一部授之曰：「汝為臺灣人，不可不知臺灣歷史。」』後日雅堂著「臺灣通史」為己任，實源於此。以上家傳雖不說明雅堂於幾歲始讀臺灣府志，但自通史卷三十五孝義列傳序中所記：「橫年十三時

，就傳讀書，先君以兩金購臺灣府志授橫曰：「汝為臺灣人，不可不知臺灣事。」橫受而誦之，頗病其疏，故自玄黃以來，發誓述作，冀補舊志之缺。」

從此得知雅堂在光緒十六（一八九〇）年，臺灣淪日前五年，十三歲就拜師讀書熟研臺灣歷史，可謂受他父親影響最大。

光緒二十年甲午（一八九四），中日戰役，清師敗績，訂立馬關條約，割臺灣於日本。翌年六月，雅堂之父永昌棄世，當時年僅十八歲，居喪之暇，開始學詩並手抄「少陵全集」，以抒家國之痛！同時蒐集抗日史料，以為後日編纂「臺灣通史」之參考。

漳廈辦報觸怒清廷

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雅堂離臺灣赴上海、南京等地遊覽，後進上海聖約翰大學攻讀俄文，旋奉慈命回臺，與陳瘦雲、李少青等重組浪吟詩社，光緒二十四年與臺南望族沈德墨長女少雲女士結婚。據傳：洞房之夜，新娘彷彿瞥見一白猴跳入帳中，瞬即消逝，只見新婚夫婿躺在床

上。關於此事，外間知者極鮮。光緒二十五年臺澎日報創刊，聘雅堂為漢文部主筆。二十六年臺澎日報、臺灣日報合併改組為臺南新報。雅堂仍任該報編務。光緒二十八年携眷赴福建，由福州而至廈門。兩年之後，日俄戰爭爆發，以我國東北作戰場；雅堂憤清政之不修，在廈門創辦「福建日日新報」。當時正值國父孫中山先生領導革命初期，他以一介書生執筆鼓吹排滿、倡言革命，在南洋同盟人士以臺南新報言論與革命宗旨相同，乃派閩人林竹癡回廈門與雅堂商討將臺南新報組織改為同盟會機關報。是為雅堂參加同盟會之始。但由於臺南新報言論激烈，觸清廷之怒，遂派使其鷹犬逮捕雅堂，幸事前走避，乃免於難。後清政府竟公然向廈門日本領事館抗議，竟將臺南新報館封閉。

雅堂以事與願違，留廈門已無可為，然報國之日正長，就携眷回臺，以避其鋒。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年與趙雲石、謝穎軒等十餘人創設南社，光緒三十四（一九〇八）年移住臺中，主臺灣新聞漢文部筆政。他的不朽巨著「臺灣通史」之撰寫就開始於此時。一九〇七年遊日本，然

而每念及臺灣正受異族之宰制，便鬱鬱不樂。歸來後，在臺中加入林癡仙、林幼春等之「櫟社」，以詩寄慨，鼓吹中興。

遨遊故國山河勝跡

辛亥革命軍興，民國肇建，雅堂新病初愈，頗有觀光祖國漫遊大陸以舒其抑塞憤懣之氣，爰於民國元年三月，託詞養病繞道日本轉上海，暢遊南京、杭州等地。與並世賢豪抵掌談天下事。又主編華僑聯合總會發行之「華僑雜誌」為祖國建設而努力。雅堂於興奮之餘，健康逐漸恢復。於是西溯長江，遊蕪湖、安慶、九江至武漢三鎮，北渡黃河。於民國二年春抵北京參加華僑選舉國會議員，事畢，更赴牛莊，馳赴奉天、吉林、視察愛新覺羅氏之故墟，弔日俄戰場之新迹。先後入新吉林報及邊聲報工作。民國三年春回北京，應清史館館長趙爾巽（次珊）之邀，進館共事，因得盡覽史館所藏有關臺灣建省檔案，此對其正在編纂「臺灣通史」來說，實為一大收穫。雅堂在史館時，曾上書史館當局，建議纂修「清史」應有「拓殖志」專篇，以紀述海外華僑創業艱辛事蹟，充分表現他對歷史之見解及對國家民族之熱忱。

遊記吟草英雄懷抱

民國三年冬，連雅堂離開清史館南下返臺，再任職於臺南新報，翌年，丁母憂家居，潛心著作，發表「大陸遊記」，又將旅途所作詩篇，編成「大陸吟草」一卷，計收詩一百二十六首，手

撰「大陸吟草」自序云：

「嗟乎！余因不能詩，亦且不認以詩自囿。顧念此行，窮數萬里路，為時已三載，所聞所見，徵信徵疑，有他人所不能言而言者，所不敢言而亦言者。孤芳自抱，獨寐寤歌，亦以自寫其志而已！」的確在「大陸吟草」百餘首詩中，尤多慷慨悲壯之作如柴市謁文信國公祠云：

「一代豪華客，千秋正氣歌。艱難扶社稷，破碎痛山河！世亂人思治，詩乖將不和；秋風柴市上，下馬淚滂沱。」

「宏範甘亡宋，思翁不帝胡。忠奸爭一瞬，節義屬吾徒；嶺表驅殘卒，崖門哭藐孤！西臺歸髮客，同抱此心朱。」

「忠孝參天地，文章自古今。紫雲留故硯，夜雨寄孤琴；景炎中興絕，臨安半壁沈。巍巍瞻廟貌，松柏鬱森森。」

「我亦遶陽九，伶仃在海濱。中原難克復，故國尚沉淪。自古誰無死，寧知命不辰。淒涼衣帶語，取義復成仁。」

臺灣淪於日人之手，雅堂以愛國書生遠遊大陸祖國故土，不免感慨萬千。故後來章太炎讀其詩，嘆曰：「此英雄有懷抱之士也」，可說深知

雅堂者矣。

臺灣通史編竣出版

民國七年「臺灣通史」編竣，親在臺北校讐付印。臺灣自荷蘭拓土以來三百年，中經鄭成功之開啓，清代之經營，加以內憂外患，變亂頻仍，文獻散佚，斷簡殘篇，賴雅堂得以保存弗替，厥功誠不可沒！

通史出版以後，雅堂又整理古今作家所詠關於臺灣歷史、山川、人物諸詩，編成「臺灣詩乘」六卷。（按：臺灣光復後，湖南茶陵彭國棟（郁文）繼有「續臺灣詩乘」上下兩卷，二十年前由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刊行，彭國棟曾任香港珠海大學教授。）陳其采（藹士）曾題有絕句四首，茲錄其一云：

「難得知書有細君，十年相伴助文情；從來修史無茲福，半臂虛誇宋子京。」可見雅堂寫史賦詩，多得夫人之助，紅袖添香，亦藝壇佳話也。

民國十二年春，雅堂以通史、詩乘先後告成，偕夫人再東遊日本，十三年二月創刊「臺灣詩薈」，並發表「臺灣漫錄」，「臺南古蹟志」等，又校「閩海紀要」。民國十五年携眷遊杭州，移居西子湖畔，以實現其「青山青史各千年」之夙願。是年完成「寧南詩草」。

未幾，國民革命軍從廣州誓師北伐，江南一帶動盪不安。雅堂於民國十六年東裝返臺，寓臺北大稻埕，（即今之延平北路），開雅堂書局，專售漢籍，士子雲集。時抗日文化運動勃興，經

特別為雅堂設臺灣歷史講座。十八年寫作「臺灣語典」。二十年結束書局業務，重歸臺南，完成「劍花室文集」，又在三六九文藝小報，闢專欄刊登「雅言」，連載百號，計二四七則，因移居大陸而停止。

返臺定居遣子回國

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日本軍閥謀我東北益亟，雅堂公子連震東畢業東京慶應大學回臺，雅堂謂之曰：「欲求臺灣光復，須先建設祖國，我為保存臺灣文獻，忍辱含恥，實逼處此，汝既卒業歸來，應為祖國效命，我與汝母亦將繼汝而回祖國。」就遣震東回國服務，並修書致國民黨元老滄州張溥泉（繼），請張以故人子照料震東，書中：「昔子胥在吳，寄子齊國；魯連蹈海，義不帝秦。況以軒轅之胄，而為異族之奴，椎心泣血，其能無痛？且弟僅此子，雅不欲其長居異域，長為化外之民，因命其回國，效命宗邦也。」寥寥數語，忠義之情，躍然紙上。其時長女在上海，三女亦畢業淡水高等女學校，雅堂以子女安插已定，隨即舉家返國安居上海。擬繼續撰寫「臺灣通史續篇」，有終焉之志。民國二十四年，遠遊關中、終南、渭水，夏間返滬。民國二十五年正月患肝臟病，藥石罔效，於六月二十八日上午八時逝世，享年五十九歲，民國四十三年改葬於臺北縣泰山鄉之原。子一：震東（曾任內政部長及行政院政務委員），女三：長女夏甸、次女春臺早殤、三女漢秋。

彌留時囑其哲嗣曰：「今寇讎迫人，中日終

必一戰，光復臺灣即其時矣，汝其勉之！」民國廿六年七七神聖抗戰開始。三十四年秋，日本投降，臺灣光復，惜雅堂未及目睹，否則秉其如椽之筆，賦詩寫史，為邦國增光，寧非盛事？！

晚年談禪研究佛學

連雅堂晚年喜談禪理，研究佛學，嘗言：「詩之與禪，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詩人之領略得乎自然，禪家之解脫明乎無我；夫自然也，無我

也，皆上乘也。故詩人多耽禪味，而禪家每蓄詩情也。」尤可窺見其嚮向所在。雅堂曾著有「觀世音考證」一書，舉證精確，譬喻清新，發前人之所未發。全書分為關謬、證道、授記、圓通、般若、大非、無畏、利生、觀想、淨土、婆娑、論贊等十二篇。篇篇有證，句句可考，本為吾宗林條均兄紫珊草堂所藏，後被吳子宏輾轉借與楊雲萍，就一去不返，杳如黃鶴？因未刊行，紫珊每為余涕淚道之，謂愧對師門云。

中外文庫 同光風雲錄

邵鏡人教授著
定價壹佰捌拾元

本書記述清代同光兩朝人物，始自曾國藩，殿以袁世凱，評述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駱秉章、沈葆楨、李鴻章、鮑超、曾國荃、郭嵩燾、劉銘傳、岑毓英、聶士成、劉坤一、劉永福、馮子材、唐景崧、端方、張之洞、翁同龢、黃遵憲、譚嗣同、唐才常、秋瑾、丘逢甲、容闈、詹天佑、王闓運、康有為、梁啟超、章炳麟、嚴復、蘇玄瑛、劉師培、王國維、張謇、袁世凱等七十五人功過成敗及軼聞趣事，內容精彩，篇篇可讀，定價壹佰捌拾元請將書款交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立即寄書。



林光灝「連雅堂別傳」插圖（文見27頁）

連雅堂民國十一年偕夫人在日本與公子連震東（左）合影。